資暇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資暇集
作者：李匡乂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墨海金壺》

唐李匡乂撰。舊本或題李濟翁，蓋宋刻避太祖諱，故書其字，如唐修晉書，稱石虎爲石季龍。或作李乂，亦避諱刊除一字，如唐修隋書，稱韓擒虎爲韓擒，實一人也。文獻通考一入雜家，引書録解題作李匡文；一入小説家，引讀書志作李匡義，而字濟翁則同。陸游集有此書跋，亦作李匡文。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。然讀書志實作匡乂，諸書傳寫自誤耳。匡乂始末未詳。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，知爲李勉從孫。又稱宗人翰作蒙求，載蘇武、鄭衆事云云，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，其人當在唐末。唐書・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，注曰昭宗時宗正少卿，蓋即匡乂。書中但自稱守南漳，蓋所歷之官，非所終之官也。讀書志載是書有匡乂自序曰：「世俗之談，類多訛誤，雖有見聞，嘿不敢證。故著此書，上篇正誤，中篇談原，下篇本物。」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，蓋也是園舊物。未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，中間「貞」字、「徵」字、「完」字皆闕筆，蓋南宋所刊。「殷」字亦尚闕筆，則猶刻於理宗以前，宣祖未祧之時，較近本爲善。然無自序，疑裝輯者佚之。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，其所説之事，則皆與目應。疑自序乃檃括之詞，原未標目也。其書大抵考訂舊文。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「茶托」一條，黃朝英緗素雜記嘗駁其「僝直」一條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嘗駁其「藥欄」一條，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「急急如律令」一條。今觀所辨，如「千里不唾井」事，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，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「千里不唾井」，況乃昔所奉句，則宋計吏之説爲誤。又蜀妓薛濤，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，此書獨作薛陶，顯爲訛字。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，亦涉穿鑿。又全書均考證之文，而「穆寧啗熊白」一條忽雜嘲謔雜事，於體例尤爲不倫。然如謂荀悦漢紀防將來之誤，「角里」直書「祿里」，足驗「用」字上加一拂別作「甩」字之非。謂論語宰予「晝寢」作「畫寢」，乃梁武帝之説。傷人乎不問馬，不字斷句，乃經典釋文之説，均不始於韓愈筆解。謂五臣注文選竊據李善之本，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，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，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「

玉」傍，非士衡，謂「萬幾」字訛作「機」由漢王嘉封事，謂「除授」二字有分，以至座前閣下之別，竹甲題簽、門杖之始，皆引證分明，足爲典據，其中「鄸侯音『鼷』」一條，明焦竑作筆乘摭爲異聞。不知屬沛國者音「鼷」，屬南陽者音「贊」。匡乂已引鄒氏史記注駁讀「鼷」之非，竑殆未見此書也歟。〈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〉

参见：資暇集_(四庫全書本)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卷上

車馬有行色

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。按：莊子稱，「柳下季逢夫子，自盜跖所回」，云此也。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。今有涉遠而來者，用此宜矣。《南華》既非僻經，咸所觀習，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訛歟？〈一本「駮其誕歟？」〉

不拜單于

近代浩虛舟作《蘇武不拜單于賦》，爾來童稚時便熟，諷詠至于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，昇在甲等。何不詳《史》《漢》正傳，「不拜單于」是鄭衆非蘇武也？余宗人翰《蒙求》亦明言：「蘇武持節，鄭衆不拜。」況梁元帝亦著論曰：「漢世銜命匈奴，困而不辱者，二人而已。子卿手持旄節，臥伏冰霜；仲師固無下拜，隔絶區外。」學者豈能尚醉而不解醒耶？〈一本無「解」字〉

行李

李字除果名、地名、人姓之外，更無別訓義也。《左傳》「行李之往來。」杜不研窮意理，遂注云：「行李，使人也。」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，謂之，「行李」，而不悟是「行使」爾。按舊文「使」字作「　　」，傳寫之誤，誤作李焉。〈舊文「使」字「山下人，人下子」。〉

祿里

漢四皓，其一號角里。角音祿，今多以覺音呼，乖也。是以《魏子》及孔氏《祕記》、荀氏《漢紀》慮將來之誤，直書「祿里」可得而明也。案：《玉篇》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，音觲。祿或作角字，亦音祿。《魏子》、《秘記》、《漢紀》不書觲而作祿者，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。以愚所見，角是當東方。何者？案《陳留志》稱，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，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。字書言，角直宜作觲爾。然觲字亦音角。角音覺者，樂聲也。或亦通作「隅〈海鵬案隅一本作擗〉角」之角字。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。稍留心爲學者，則妄穿鑿云：音祿之角字，與音覺之角字，點畫有分別處，又不知角、觲各有二音，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。又《禮記》：「君夫人髽爪實于綠中」鄭司農注云：「綠當爲角，聲之誤也。」既云聲誤，是鄭讀角中爲祿中，祿與綠是雙聲，若讀角爲覺，覺是齶際聲，綠是舌頭之聲，何以破聲誤之説也？注復云：「角中，謂棺內四隅也。」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。陸氏《釋文》、孔公《正疏》不能窮聲盡義，亦但云「綠當爲角。」何忽後學之甚！故愚自讀漢之角里《禮》之綠中皆作祿音，亦豈敢正諸君子耶？然好學者幸試詳之。

客散

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，必曰「客散孟嘗門。」但風聞便用，不尋其源。使主人知其源，必惡而不樂矣。實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。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巳沒之句。上句云：「秋風正蕭索」，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，其可用乎？

蟲霜早潦

〈曲子名并辭〉飲坐令作，有不悟而飲罰爵者，皆曰：「蟲傷早潦」或云「蟲傷水旱」，且以爲薄命不偶，萬口一音，未嘗究四字之意，何也？「蟲傷」宜爲「蟲霜」。蓋言田農水旱之外，抑有蟲蝕霜損。此四者，四農之大害，《六典》言之數矣。呼曲子名則「下兵」爲「下平」、「閣羅鳳」爲「合羅鳳」；著辭則「河內王」爲「何柰王」，「檣竿上」爲「長竿上」，如斯之語，豈可殫論。

生子紿

俗生男，必紿云女，女紿云男。意者以其形新媿怯，慮鬼物知而逼攝，不欲誠告。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，後主苟欲悅后兄光意，詐稱生男而大赦。後大臣家效之，因主失德不道，或以此戲，漸至成風。今爲忌諱，乖歟。

戲源驛

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。案：其地在戲水之傍。《漢書》：「陳涉將周章西入關，至戲」。蘇林云：「在新豐東南三十里。」小顏又云：「今有戲源驛，音平聲。」人所知也。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，彼從徒爾，我輩其可終誤哉？

梅槐

業有似薔薇而異，其花葉稍大者，時人謂之枚槐〈音環〉。實語訛強名也，當呼爲梅槐，在灰部韻，音「回」。案，《江陵記》云：「洪亭村下有梅槐樹，嘗因梅與槐合生，遂以名之。」今似薔薇者，得非分枝條而演亂哉？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，取此爲證，不乃近乎？且未見「梅櫰」之義也。直使便爲玫瑰字，豈百花中獨珍是耶？取象于玫瑰耶？玫瑰，瑰亦音回，不音環。其瑰字音環者是瓊瑰，音回者是玫瑰，字書有證也。

藥欄

今園亭中藥欄，欄即藥，藥即欄。猶言圍援，非花藥之欄也。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，堪作切對，是不知其由，乖之矣。按漢宣帝詔曰：「池藥未御幸者，假與貧民。」蘇林注云：「以竹繩連綿爲禁藥，使人不得往來爾。」《漢書》闌入宮禁字，多作草下闌，則藥欄作藥蘭，尤分明易悟也。〈一本無「作藥蘭」三字〉

月令

《禮記》之月令者，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説，云是《呂氏春秋》十二紀之首，後人合爲之誤也。蓋出于《周書》第七卷《周月》、《時訓》兩篇，蔡邕《玉篇》云：「周公所作」是也。《呂紀》自采于《周書》則不得言《戴禮》取諸《呂紀》明矣。

晝寢

《論語》「宰予晝寢」鄭司農云：「寢，臥息也」，梁武帝讀爲「室之寢」，「晝」作「胡卦反」。且云當爲「畫」字，言其繪畫寢室。故夫子嘆「朽木不可雕，糞土之牆不可圬」。然則曲爲穿鑿也。今人罕知其由，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。

問馬

「傷人乎？」「不問馬。」今亦爲韓文公讀「不」爲「否」，言仁者聖之亞，聖人豈仁于人，不仁于馬。故貴人，所以前問；賤畜，所以後問。然而「乎」字下豈更有助詞？斯亦曲矣。況又非韓公所訓。按陸氏《釋文》已云：「一讀至不字句絶。」則知以「不」爲「否」其來尚矣。誠以「不」爲「否」，則宜至「乎」字句絶，「不」字自爲一句。何者？夫子問「傷人乎？」乃對曰：「否。」即不傷人，然後問馬，又別爲一讀。豈不愈于陸云乎？

字辨

稷下有諺曰：「學識何如觀點書。」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，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。若某字以失發平聲，即爲其字，發上聲變爲某字。去入又改爲某字，轉平上去入易耳。知合發不發爲難，不可盡條舉之。令略推一隅，至如「亡」字、「無」字、「毋」字，並是正音，非借音也。今見點書，每遇「亡有」字，必以朱發平聲。其遇「母有」亦然。是不知亡字、亡字、毋字、母字點畫各有區分。亡字之亡，從一點一畫丁，觀篆文當知矣。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。毋中有人，毋有字其畫盡通也。父母字中有兩點。劉伯莊《音義》云：「凡非父母字之『母』，皆呼爲無字」是也。義見字書。其无、旡〈上无下既〉，今多混書。陸德明已有論矣。學者幸以三隅反焉，可不起予乎。

非五臣

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《文選》，過爲迂繁，徒自騁學。且不解文意，遂相尚習五臣者，大誤也。所廣徵引，非李氏立意，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，有舊注者，必逐每篇存之。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，猶不削去之。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于舊注中稱「臣善」以分別。既存元注，例皆引據，李續之，雅宜殷勤也。代傳數本李氏《文選》。有初注成者，覆注者，有三注、四注者，當時旋被傳寫之。其絶筆之本，皆釋音訓義，注解甚多。余家幸而有焉。嘗將數本並校，不唯注之贍畧有異，至于科段牙相不同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。因此而量五臣者，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。開元中進表，反非斥李氏，

無乃欺心歟！且李氏未詳處，將欲下筆，宜明引憑證，細而觀之，無非率爾。今聊各舉其一端。至如《西都賦》説遊獵云：「詩少施巧，秦成力折。」李氏云：「許少、秦成，未詳。」五臣云：「昔之捷人壯士，搏格猛獸。」施巧力折，固是捷壯，文中自解矣。豈假更言？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？又注「作我上都」云：「上都，西京也。」何大淺近忽易歟！必欲加李氏所未注，何不云：「上都者，君上所居，人所都會」耶？況秦地厥田上上，居天下之上乎？又輕改前賢文旨。若李氏注云：「某字或作某字。」便隨而改之。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，輒復移易。今不能繁駁，亦略指其所改字。曹植樂府云：「寒鱉炙熊蹯。」李氏云：「今之臘肉謂之寒，蓋韓國事饌尚此法。」復引《鹽鐵論》「羊淹雞寒」劉熙《釋名》「韓羊韓雞」爲證：「寒與韓同」。又李以上句云「膾鯉攜胎鰕」，因注《詩》曰：「魚鱉膾鯉。」五臣兼見上句有「膾」，遂改「寒鱉」爲「魚鱉」，以就《毛詩》之句。又子建《七啟》云「寒芳蓮之巢龜，鱠西海之飛鱗。」五臣亦改「寒」爲「搴」。「搴」，取也。何以對下句之「膾」耶？況此篇全説修事之意，獨入此「搴」字，於理甚不安。上句既改「寒」爲「搴」，即下句亦宜改「膾」爲「取」。縱一聯稍通，亦與諸句不相承接。以此言之，明子建故用「寒」字，豈可改爲「魚」、「搴」耶？斯類篇篇有之，學者幸留意，乃知李氏絶筆之本，懸諸日月焉。方之五臣，猶虎狗鳳雞耳。其改字也，至有「翩翻」對「恍惚」，則獨改「翩翻」爲「翩翩」。與下句不相收。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，五臣易而避之，宜矣。其有李本本作「泉」及年代字，五臣貴有異同，改其字，卻犯國諱。豈唯矛盾而已哉？

杜度

世徵名與姓音同者，必稱杜度。愚或非之曰：「枉不名度。」其人則冷哂曰：「韓文公《諱辨》亦引之，子獨不然，妄也。」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，故不敢與之言。歸而自紀曰：「按《篤論》云：杜伯度，名操，字伯度。善草書，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，故隱而舉字。〈猶蒯通名「徹」，字犯漢武諱，稱字通是也〉。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，遂又削去伯字，呼爲杜度。明知度非名也。且《篤論》是杜恕所著。恕亦曹魏時人也，與伯度實爲一家。豈可不信杜《篤論》之本真，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？

初學記對

《初學記月門》中以「吳牛」對「魏鵲」。吳牛以不耐熱，見月亦喘。然魏鵲者，引魏武帝歌行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」爲據，斯甚束閣。如此則盍言「魏鳥」乎？漢武帝《秋風詞》云「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南歸。」今《月問》既云「魏鵲」，則風

事亦用「漢雁」矣。若是採掇文字，何所不可？東海徐公，碩儒也，何乖之甚！

七步

陳思王七步之捷，用事者移于常人，宜矣。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。何者？七步所成詩即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。細而思之，其可當諸王所用哉？梁代任昉《褒竟陵王行狀》云：「淮南取貴于食時，陳思見稱于《七步》。」雖梁人褒王，固無忌諱，然欠審爾。若以諸王爲捷，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，何不採於後魏耶？

渭陽

徵舅氏事必用「渭陽」，前輩名公往往亦然。茲失於識，豈可輕相承耶？審詩文，當悟皆不可徵用矣。是以齊楊視資保其舅源子恭問讀《詩》至渭陽未，愔便號泣，子恭亦對之欷歔。又有“思戀”二字亦不可輕用，其義類此，故附説之，亦見《詩》矣。

方寸亂

今見他人稍惑撓未決，則戲云：「方寸亂矣。」此不獨誤也，何失言甚歟！按《蜀志》潁川人徐庶，從昭烈王率兵南行，被曹公追破，而庶母爲其所虜。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，乃自指心曰：「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，以此方寸地耳。今母爲彼獲，方寸亂矣。無益于事。」遂棄蜀入魏。苟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？若撰「節行」、「倡娃」傳，引用雖非正文，其爲此事則云善矣。

綠竹漪漪

《詩衞淇澳》篇云：「綠竹漪漪。」按陸璣《草木疏》稱：「郭璞云：綠竹，王芻也。今呼爲白腳蘋，或云即鹿蓐草。又云：篇竹似小棷，赤莖節。《韓詩》作藒〈音篤〉，亦云藒篇竹。」則明知非筍竹矣。今爲辭賦皆引漪漪入竹事，大誤也。當時謝莊《竹贊》云：「瞻彼中唐，綠竹漪漪。」便襲其謬，殊乖爾。按謝《贊》若佳，何不預《文選》，所以爲昭明之棄也。故盡引陸郭之注疏云。陸璣，字從玉旁，非士衡也。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論。今秘閣西南廊新碑，古人姓名若此，參誤多矣。故愚撰《十四代蠲疑史目》以別白也。

萬幾

《萬幾》字出於《尚書皋陶謨》：「兢兢業業，一一日二日萬幾也。」案：孔安國云：「幾，微也。言當戒萬事之微也。」史以晉太宗爲丞相時，於事動每經年。桓溫患其稽運而問，對之曰：「萬幾那得速耶？」斯對真得書義。近者改爲「樞機」之「機」，豈尚書之前，別有所見？始未聞也。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。顏氏不引孔注以證。又後人不根其本，遂相承錯謬，且曰《漢書》尚爾。曾不知班、顏亦自誤後學也。

請長纓

終軍請長纓，今多云將係單于。《分門書策》亦然，所未喻也。按，《漢書本傳》云：「南越與漢和親，乃遣軍使南越，説其王，欲令入朝，比內諸侯。自請願受長纓，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。」斯文甚明，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？蓋由《終軍傳》內有「當發匈奴使，軍自請行」之處，旋又敘請纓事，讀者誤合爲一段，遂此乖謬矣。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：「臣願盡精厲氣，奉佐明使，畫吉凶於匈奴之前。」今將説者宜云，終軍請畫占凶於虜廷。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。君係單于，乃賈誼之事，非終軍也。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，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。且非以長纓係之也。又按，《陳思王表》云：「賈誼弱冠求試屬國，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。終軍以妙年使越，欲得長纓，占其王，羈致北闕。」斷可知矣。

酇侯

漢相蕭何封爲酇侯。舉代呼爲「鄼」，有呼「替」者，則反掩口而咥，深可訝也。鄒氏分明云：「屬沛郡者音嗟，屬南陽者音贊」。又《茂陵書》云：「蕭何國在南陽。」合二家之説，音「贊」不音「鄼」，明矣，司馬貞誠知音贊，不能痛爲指撣將來，而但云字當音「贊」。今多呼爲「嵯」，遂使後學見令呼爲「嵯」字，咸曰且宜從衆，是誤也。可歸罪於司馬氏。〈學家自文穎、孫檢、斐龍駒及小顏之徒，皆作「贊」音即不得云今多呼爲「嵯」矣。所以更舉之者，貴好學，知司馬公之失矣。〉

柏臺鳥

御史臺有柏及鳥，固在朱博之前也。《漢書》敘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，是時御史府，吏舍百餘區，井水皆竭。又府中列柏樹，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，晨去暮來，

號曰：「朝夕鳥」。鳥去不來者數月，長老異之。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，井竭鳥去。後二年，朱博爲大司空，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，無以典正法度，固請罷所任大司空，得爲大夫，願盡力爲百僚率。哀帝從之，正史甚明。今多以爲柏自博栽，鳥自博集。職由《蒙求》「朱博鳥集而復」，《白家六帖》注引不盡然也。

除授

除、授二字，當路分明。今多不能窮審意義。俗吏非調選得官者，皆自大曰：「我乃堂除。」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：「某乙除某官。」至有遺賀書題之云：「送上新除某官。」以除故，乃以詛新官，俾除去之也。案《漢書》幾言除其官，以除故宮就新官。而晉宋巳降，史書既非班馬之筆，多不根義理，或以拜授爲除。及載本語，則義旨宛在。今聊舉其一，如晉王導《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》云：「臣乞得除中書監，竭誠保傅」是也。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，則迎之除舍。注云：「初除所至之舍。」此注亦須細味之。若以初到之舍，乃州宅也。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，以臨岐路，故迎之於此。除之義明如皎日，其可不悟哉？今授、代無新拜之官者云「有除無授」唯此語允當。其有謂之「除書者」，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。

遍謝

近有因覽授之説，問予曰：「今新拜官，非恩薦之地，僉申謝禮，無乃不誠乎？斯甚無謂。」予曰：「卻是故事。劉歆拜黃門侍郎，其父向戒曰：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，宜皆謝貴人，叩頭謹慎，戰戰慄慄，乃可免也。今之遍謝其暗合耶。當行學家之教也。」

卷中

甘羅

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，大誤也。案，《史記》云：羅事相呂不韋〈《戰國策》云爲呂不韋庶子〉因説趙有功，始封爲上卿，不曾爲丞相也。相秦者是羅祖，名茂。

押牙

武職令有「押衙」之目。衙，宜作「牙」，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，蓋押牙，旗者。今又

有押節者之類是也。案：兵書云：「牙旗者，將軍之旌。」故必豎牙旗於門。是以史傳咸作「牙門」字。今者「押牙」既作「押衙」，而「牙門」亦爲「衙門」乎？

揚州

揚州者，以其風俗輕揚，故號其州。今作楊柳之「楊」，謬也。

星貨

肆有以筐以常或倚或垂，鱗其物以鬻者，曰星貨鋪，言其列貨業雜如星之繁。今俗呼爲星火鋪，誤也。

合醬

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，是日偶不暇爲之者，則云「時已失」，大誤也。案：昔者衞政趨民，正月作醬。是日以農事未興之時，俾民乘此閒隙備一歲調鼎之用，故紿云：雷鳴不作醬，腹中當鳴。所貴今民不於三二月作醬，恐奪農事也。今不躬耕之家，何必以正晦爲限，亦不須避雷，但問菽趨得法否耳。

座前

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，必曰「座前」，除幾前之一等。案：座者，座於床也。言卑末之使，不當授受，置其書於所座床之前，俟隙而發，不敢直進之意。今或貼書中外，言「座前」則以重，「空前」則以輕，逐創「坐前」，無義也。其字既不居下，是使前人坐于地，非禮之甚歟！不爾，直云「座」字空「前」可矣。至如「閣下」字，案：《禮》云：「凡諸侯朝覲，會遇儐介，將命文書，不相指斥。是以天子則曰陛下、太子曰殿下，公卿巳下曰閣下。」或云「執事」、「足下」、「侍者」。應劭云：「此蓋進漸之辭也。」今無貴賤，通書皆云「閣下」，其「執事」、「足下」不施用矣。「侍者」二字，移於道者僧徒山人處士之儔。噫！豈獨斯一二字乎？相借與行路之人，諂其富貴，至有下慈孝之字，斯不當謙體，奈何！

起居

又卑致書，將結其語云：「附狀起居」。「狀」字下宜加「候」字也。案：王肅云：「起居，猶動靜也」。若不加「候」字，其可但言「附狀動靜」乎？語既不了，理遂有乖，末吏短啟亦然也。

不僅

又今尺題多云「不僅人情」。「僅」字訓「劣」「不劣人情」，是何言歟！荀云「僅旬」「僅別」，則如此之類可用矣，不爾，交不近人情也。

彭原公

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：「吾不如爾，有令子。」蓋言廓子晝蚤修辭賦，而廓不辨屯毛。案：劉氏代説，張憑父不才，憑祖鎮謂憑父曰：「我不如汝，有佳兒。」時憑僅數歲，斂手對曰：「阿翁詎宜以子戲父？」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，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，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，其誣厚矣。不然者，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？〈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。〉

朝祥

今俗釋服多用昏時，斯頗非禮。按，《戴記》：「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，子路笑其是日便歌。」夫子雖抑子路云：「三年之喪，亦已久矣。」而復曰：「踰月則其善。」明知月晦之朝，去縞從吉也，明日則踰月矣。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斯夕，是以傷云：「又多乎哉」。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，蓋以朝既從吉，使竟是日吉服，盡與親賓相見遍示禮終。至明日復參公務，無樂不爲之義。又禮書皆云：「前一夕除某物。又曰：「夙興」云云，足知前夕除廢，以爲明晨之漸。凡曰釋服，悉宜從朝矣。〈今在脫服假內，反不見賓友也〉《禮》云「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」者，言既不行求見人，人來見之，不避涕泣，以表至哀無飾。今見卒哭之後，月旦月半，以朔望爲詞，不見親賓，遇節復如是，出何典歟！至有尊高居喪弔者，以是日客多，不敢求見。遽自告退，宜矣。若以爲辭，未敢問命。〈朞功之服，朔望、冬至、俗禮外罕安縞素，而又公除之，官人貢此殿豎囊襆，多便從吉，惜哉！〉

辰日

辰日不哭，前哲非之，功矣。國朝又有故事，誠爲不能明矣。今抑有孤辰不哭，其何云耶？

成服

三日成服之制，聖人斷決，著在不刊之經。無敢踰之矣。今或見不詳典禮，取信巫師，有至五日之僭者。夫禮等于天，實崇大之事也，非小生所宜該，但以前序從朝，故略舉。〈此見《禮記》第十八卷〉

出城儀

寒食拜掃，案：《開元禮》第七十八云：昔者宗子去在他國，庶子無廟。孔子許望墓爲壇，以時祭祀。今之上墓，或有憑焉。又云：「主人去塋百步下馬，公服無者常服，則是吉禮。」分明矣。其上饌與時饗何殊。今多白衫麻鞋者，衣冠在野與黎庶雷同，大錯大誤也。且《春秋》二，「仲月，公卿拜陵，並具公服，則四時之例矣。」又案：《唐禮》凡參辭，並是公服。故松柏非遠之家，每新改授皆見，所以示仕祿朱紫之榮。釋褐結綬，抑亦如之。其四時之享，布素，暫去欄板即可矣。若悉白衫麻鞋，何以表軒冕耶？必申哀敬，豈在如斯。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絲屨而去，尤爲不可。〈或曰：今有服在縗或有巾縞行上墓參辭禮，余謹不敢。且又新婦參辭，具花釵襦袖，夫兒郎既衫鞋，即須新婦素色淡妝，大乖宜也。〉

忌日

忌日必哀，又曰不樂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，停喪不成服，不面親戚，不留尺題。抑有前一日晚便絶賓者，未知出於何典也。代説云，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，近之矣。然加以不出齋閤，飯不葷之蔬，晨受親戚慰，〈早見不唯別異外賓，抑容晝得議事〉，暮當賓朋弔〈不必黃昏，客遠者同也〉。其晝也，尺題留而不復，新戚來而不拒，言不近娛，志不離戚，斯可謂中禮矣。若乃送客挾彈，訪人辭酒，立時之輩，攝祭之流，固無足言者。至如子龍〈海鵬案：「子龍」一本作「子就」〉三日之不飡；叔治七歲之至性，豈唯不樂必哀，所可抑制耶〈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錢，既非典禮所載，余未之信〉！豹直新官併宿本署曰「爆直」僉作「爆迸」之字。余常膺悶，莫究其端。近見惠郎中實云，合作「武豹」字，曾有得處，偶忘之。言豹性潔，善服氣。雖雪雨霜霧，伏而不出。慮污其身。自聆所聞，每嗟所未見。因覽《列女傳》見陶答子妻所云：「南山有文豹，霧

雨七日不下食者，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。」乃知惠説自此爾。小謝詩云：「雖無玄豹姿，終隱南山霧。」是也。《南華》亦云：「豹棲于山林，伏於嵁穴。」靜也則併宿公署，雅是豹伏之義。宜作豹直，固不疑也。

引從

常憶幼時見在事，或三五人同行，其巾筒笏囊位下卑行者，俾前行呵逐開路。位高行尊者，得以默而近馬。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，蓋饒謙之去就也。意者偏遂便於高尊處。今則反是，筒笏前引以爲尊，殿乘訖而無序，何耶？

拜禮

夫拜者，禮之特，所以申敬恭之儀。故《周禮》有稽首、頓首、振、動、吉、凶、奇、褒、肅九等之拜，以示威靈，而觀容止也。其非至親行卑者拜，則接捧，而鞠躬側立惕受，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。又書狀、弔慶、辭謁並削去「拜」字，以敬尊官，都乖古風。

卜門嫗

非卜筮者，必話桑道茂之行，有嫗一無所知，大開卜肆，自桑而卜回者，必白嫗於桑門賣卜，其神乎？俾來覆之，桑言「休」則嫗言「咎」，桑言「咎」則嫗言「休」。顧後中否，桑嫗各半。或有折話者曰斯管公明門前媼也，咸誤矣。案《符子》云：「齊有好卜者，十而中五。鄰人不好卜，常反之，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。」蓋是子家設理之辭，後人呼聲而至是，愚欲歸實，故證之。急急如律令符祝之類，末句「急急如律令」者，人皆以爲如飲酒之律令，速去不得滯也。一説漢朝每行下文書，皆云「如律令」，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，當亦如律令。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，並非之也。案：「律令」之「令」字，宜平聲讀爲「零」〈音若《毛詩》「盧重令」之「令」，若人姓「令狐」氏之「令」也〉。律令是雷邊捷鬼，學者豈不知之。此鬼善走，與雷相疾速，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。

永樂塚

永樂坊內古塚，今人皆呼爲東王公墓，有祠堂加其上。俗以祈祀稱「造化東王公」，大

謬也。案：韋氏《兩京新記》云：「未知姓名，時人誤爲東方朔墓也。」當時時人已誤，今又轉東方朔爲東王公，後代必更轉爲東里子產矣〈光祿坊內亦有古冢《新記》不載。時人以與永樂者對，目爲王母臺。張郎中譙云，常于雜鈔中見光祿者，是漢朝王陵母墓，以賢呼爲王母。所以東呼爲王公，故附于注〉。

蜀馬

成都府出小駟，以其便于難路，號爲蜀馬。今宣城郡亦有小馬，時人皆呼爲宣州蜀馬。語習不悟，良可笑焉。有似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爲陝州吳兒〈同州桂獐亦然〉。

蹙融

今有奕局，取一道人，行五棋，謂之蹙融。「融」宜作「戎」，此戲生於黃帝蹙鞠，意在軍戎也。殊非「閬融」之義。庾元規著《座右方》所言「蹙戎」者，今之「蹙融」也。學者固已知之。

錢戲

錢戲有每以四文爲一列者，即史傳云云所意錢是也。俗謂之「攤錢」，亦曰「攤鋪」。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。疾道之，故訛其音，音攤爲蠶齕反。音鋪爲蒲，厥義此耳。今人書此錢戲，率作「樗蒲」字，何貶樗蒲之甚耶！案：樗蒲起自老子，今亦爲「呼盧」者，不宜雜其號於錢，說攤鋪之義，皎然可見。

寓直

常見直宿公署，咸云寓直。徒以「當直」字，俗稍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。案：《字書》：「寓，寄也。」「寓直」二字，出于潘岳之爲武賁中郎將。晉朝未有將校省，故寄直散騎省。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，固是當直，安可云寓？何異坐自居第，而稱僑僦也？

端午

端午者，案：周處《風土記》：「仲夏端五，烹鵹角黍」。端，始也。謂五月初五日也。今人多書「午」字，其義無取焉。餘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「午」字處。而近見醴泉

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：「端五日。」豈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見耶。

俗字

俗字至夥。芻字已有二草在心，今或更加草，非也。因芻又記得趨走之「趨」，今皆以多居走，非也〈音馳〉。焦下已有火，今復更加一火，剩也。瓜果字皆不假，更有加草，瓜字已象剖形明矣。俗字甚衆，不可殫論。

俗譚

俗之誤譚，不可以證者何限。今人呼郡刺史爲刺史，謂般涉爲官涉，謂茜爲塹，食魚，謂鱖爲桂，以纛爲詬人，振鼻爲噴涕，吐口爲愛富〈殊不知噴鰲噫腑，噫者音隘，藏府氣噫出〉，熨斗爲醞，剪刀爲箭，帽爲慕，禮爲里，保爲補，褒爲逋，暴爲步，觸類甚多，不可悉數。

挽歌

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，非也。《左傳》曰：「魯哀公會吳伐齊，將戰，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。」杜注：「虞殯，送葬歌也。」如是則已有久矣。

上馬

自便服乘馬已來，既無帷蓋，乃漸至大裁帽席，帽之障蔽。近年時態，唯修虛事，至于致恭尊高，不敢戴上馬宜矣。直有出門猶露首面，如之何。

卷下

非麻胡

俗怖嬰兒曰：「麻胡來。」不知其源者，以爲多髯之神而臉刺者，非也。隋將軍麻祜性酷虐，煬帝令開汴河。威稜既盛，至稚童望風而畏，牙相恐嚇曰：「麻祜來。」稚童語不正，轉「祜」爲「胡」，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玼，蕃中皆畏憚，其國嬰兒啼者，以玼怖之，則止。又武宗朝閭閻孩孺相脅云「薛尹來」，咸類此也。況《魏志》載「張文遠遼

來」之明證乎〈麻祜廟在睢陽，鄜方節度李丕即其後，丕爲重建碑〉！

不反剉

諺云「千里井，不反唾。」蓋由南宋〈按，南朝宋〉之計吏瀉剉殘草於公館井中，且自言：「相去千里，豈當重來。」及其復至，熱渴汲水遽飲，不憶前所棄草，草結于喉而斃。俗因相戒曰「千里井，不反剉」，復訛爲「唾」云。

三臺

今之臛酒〈臛合作啐。啐，馳送酒聲，音碎。今訛以平聲，促樂是也。故且作片崔字，貴賤近易識爾〉，三十拍促曲名「三臺」何？或曰：「昔鄴中有三臺，石季倫常爲遊宴之地。樂工倦怠，造此以促飲也。」一説：「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，三日之間周歷三臺。樂府以邕曉音律，製此曲動邕心。」抑希其厚遺，亦近之。

借書

借借〈上，子亦反；下，子夜反〉書籍，俗曰：「借一癡，借二癡，索三癡，還四癡。」又案，王府《新書》杜元凱遺其子書曰：「書勿借人。古人云：古諺『借書一嗤，還書二嗤〈嗤，笑也〉。』」後人更生其詞，至三四，因訛爲癡。

卷白波

飲酒之卷白波，義當何起？按：東漢既擒白波賊，戮之如卷席。故酒席倣之，以快人情氣也。疑出於此。

龍鍾

亟有孔文子之徒，下問「龍鍾」之義。且未知所自，輒以愚見，「鍾」即「涔」爾。「涔」與「鍾」並蹄，足所踐處，則龍之致雨，上下所踐之，鍾固淋漓濺澱矣。義當止此，餘俟該通。

嚏呪

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。案：《邶終風》篇注：「願猶思也，言猶我也。蓋他人思我，我則嚏之也。」鄭又稱，「古遺語：每嚏云『人道我』。」以爲他人説我，我則嚏之。此正得其願言者，非呪願之願，非語言之言。今則自祝，乃由誤解詩句爾。

阿茶

公郡縣主，宮禁呼爲宅家子。蓋以至尊以天下爲宅，四海爲家，不敢斥呼，故曰宅家，亦猶「陛下」之義。至公主已下則加「子」字，亦猶帝子也。又爲阿宅家子。阿，助詞也。急語乃以宅家子爲「茶子」。既而亦云阿茶子。或削其子，遂曰「阿家」。以宅家子爲茶子，既而亦云阿茶子。削其「子」字，遂曰「阿茶」。一説漢魏已來，宮中尊美之，呼曰大家子，今急訛，以大爲宅焉。

下俚

俗呼下俚家爲嘉李家者〈秦人乎云〉，以俚與國姓音同，不敢聯下字呼，因改爲「嘉」，下聲逐近，亦以家美故也。

揚聲

喪筵之室，俾妓婢唱悲切聲，以助主人之哀者，謂之「揚聲」，不知起自何代。案：其嘪　　然宜呼爲羊聲，義取報羔羊跪爾，不唯助也。抑用邀之，豈不深乎哉。

屋頭

俗命如廁爲屋頭，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，廁在所居之上故也。一説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，以溷汁沃頭。後人或食，或避親長，不能正言溷，因影爲屋頭〈「屋頭」音同「沃頭」〉焉。

車輊

俚語以車頓前爲質者，乃由不識「輊」字故也。〈輊，致也。〉《詩》云：「如輊如軒。」前重爲輊，後重爲軒。俚見「輊」字似「柽」字，便以支乙音呼。〈俚語之謬放此者，

觸類而思，從可知矣。至如見馬首之低者，遂爲頭質，乃由「車質」之誤也。亦宜云「頭質」，其義與車同矣。〉

竹笪

龐籧篨，因江東呼爲笪，今京洛皆呼爲竹笪。〈今俗字音笪爲怛，蓋此字音旦又音闥，當是有于笪旁書旦闥二音者，遂誤合二音，反謂是怛，遂以成俗〉余嘗因市此呼作「闥」音，爲輕薄所嗤，曰：「真村裏書生。」余應之曰：「聲亦呼作旦音，知乎？」〈若是者又多，難悉言。〉

驢爲衛

代呼驢爲衛，於文字未見。今衛地出驢，義在斯乎？或説以其有軸有槽、譬如諸衛，有胃曹也，因目爲衛〈自前漢有直廬，郎吏居之。今則衛士處之，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廬舍，以宿衛士是也〉。

奴爲邦

呼奴爲邦者，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「豎人」，不能直言其奴，因號奴爲豎。高歡東魏用事時，相府法曹卒子炎誤犯歡奴。杖之，歡諱「樹」而威權傾於鄴下。當是郡寮以「豎」同音，因目奴爲邦，義取「邦君樹塞門」。以句內有樹字，假豎爲樹，故歇後爲言。今兼刪去「君」字呼之。一説「邦」字類拜字，言奴非唯郎主，是賓則拜。

措大

代稱士流爲醋大，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。一説衣冠儼然，黎庶望之，有不可犯之色，犯必有驗，比於醋而更驗，故謂之焉。或云往有士人，貧居新鄭之郊，以驢負醋巡邑而賣，復落魄不調，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。新鄭多衣冠所居，因總被斯號。亦云鄭有醋溝，士流多居其州，溝之東尤多甲族。以甲乙敘之，故曰醋大。愚以爲四説皆非也。醋宜作措，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。

抱木

南土有木，以「抱」爲名者，言其輕滿，不能成斤，亦以造器，滿抱如無，因以懷抱名之也。南土多陂塘，多生水松。其抱木蹙水沫，依松而成，似松之疣贅，浮繞其株，悉去水面三寸，原其化征假松之氣爾。故其臭芳，其質輕，抱木突輕于赤腳，誠哉斯言。然余爲南漳守，命工爲函匣筒　　，抑造清明毬印，輕齎而歸，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。

薛陶牋

松花牋，代以爲薛陶牋，誤也。松花牋，其來舊矣。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，惜其幅大不欲長〈賸長之長〉，乃命匠人狹小之。蜀中才子既以爲便，後減諸牋，亦如是，特名曰「薛陶牋」。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，非獨松花一色。

稠桑硯

稠桑〈海鵬案，「稠桑」一本作「稠乘」〉硯，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虢之耒陽邑，諸季父溫清之際，必訪山水以遊。一日于澗側見一紫石，憩息于上，佳其色，且欲紀其遊憩，既常鐫刻隨至。遂自勒姓氏年月，遂刻成文，復無刓缺，乃曰不頑不麩，可琢爲硯矣。既就琢一硯而過，但惜重大，無由出之。更行百步許，往往有焉。又行乃多，至有如舉者不可勝紀。遂與從僮挈數拳而出，就縣第製斲。時有胥性巧，請斲之。形出甚妙，秀父每與俱之澗所。胥父兄，稠桑逆肆人也。因季父請，解胥藉而歸父兄之業，于是來斲。開席于大路，厥利就肥。土客競效，各新其意，爰臻諸器焉。季父大中壬申歲授陝令，自元和後往還京洛，每至稠桑，鐫者相率輒有所獻，以報其本，迄今不怠。季父別業在河南福昌邑。下至于弟姪，市其器稱福季家，則價不我賤〈然則其石以爲諸器尤愈于硯〉。

石　　餅

石　　餅，本曰「嗜餅」，同州人好相嗜，將投公狀，必懷此而去，用備狴牢之糧。後增以甘辛，變其名質，以爲貢遺矣。

李環餳

蘇乳煎之輕餳，咸云十年來始有，出河中。余實知其由，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。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里，方見夜作，問之，云乳餳。時新開是肆，每斤六十文。明日市得而

歸。不三數月，滿洛陽盛傳矣。開成初，余從叔聽之鎮河中。自洛招致餳者居于蒲，蒲土因有是餳。其法寧聞傳得，唯博野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。故今奉天亦出輕餳，然而劣于蒲者，不盡其妙焉。

風爐子

以周繞通風也。一説形像〈一本多「烽火」二字。〉名烽爐子，理亦近焉。

相思子

豆有圓而紅，其首烏者，舉世呼爲「相思子」，即紅豆之異名也。其木斜斫之則有文，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。其樹也大株而白枝，葉似槐。其花與皂莢花無殊。其子若　　豆，處于甲中，通身皆紅。李善云：「其實赤如珊瑚」是也。

甘草

所言甘草，非國老之藥者，乃南方藤名也。其業似薔薇而無刺，其葉似夜合而黃細，其花淺紫而蕊黃，其實亦居甲中。以枝葉俱甜，故謂之「甘草藤」，土人異呼爲草而已。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，故備載之。

投子

投子者投擲于盤筵之義。今或作「頭」字，言其骨頭所成，非也。因此兼有作「骰」字者。案：諸家之書，「骰」即「股」字爾，不音「投」。〈《史記》：「蔡澤説范睢曰：『博者或欲大投。』」裴注云：「投，瓊也。」則知以玉石爲投擲之義，安有頭骰之理哉？〉

熊白嗢

貞元初，穆寧爲和州刺史，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，列侍寧前。時穆氏家法切峻。寧命諸子直饌，愁不如意則杖之。諸子將至直日，必探求珍異，羅于鼎俎之前，競新其味，計無不爲。然而未嘗免答叱之過者。一日給事直饌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。忽曰：「白肥而脩瘠相滋，其宜乎？」遂同試，曰：「甚異常品。」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，

寧果再飽。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，曰：「非唯免笞，兼當受賞。」給事頗亦自得。寧飯訖，戒使令曰：「誰直？可與杖俱來。」于是罰如常數。給事將拜杖，遽命前曰：「有此味，奚進之晚耶？」于是聞者笑而傳之。

生肝鏤剔

今縷生肝肚，爲飯食之一味，曰「生肝鏤剔」，言其細切如雕鏤之義。一説名「生肝虜胙」，言似胡虜祭之餘胙，聲訛故云鏤剔也。凡諸飯食名號字，餘撰《變王子泉〈僮約〉並雜字》在集中言之詳矣。所未該者，今之五味：詈、爚、瓜、茄、及豬肉，俗謂之丑甲音者。而臆　　脥字反是。字書內「　　」字，音「毋獵」者，訛呼丑甲反爾。此字火旁，云下木，別有火旁丗，丗下木，音士甲反。是沸湯煠菜字，其音「丑獵」者，義由暗爚也。

畢羅

畢羅者，蕃中畢氏、羅氏好食此味。今字從「食」，非也。餛飩，以其象渾沌之形，不能直書「渾沌」而食避之，從食可矣。至如不托，言舊未有刀机之時，皆掌托烹之，刀机既有，乃云「不托」。今俗字有「餺飥」，乖之且甚。此類頗多，推理證辨可也〈元和中有姦僧鑒虛，以羊之六府，特造一味，傳之于今。時人不得其名，遂以其號目之曰「鑒虛」，今往往俗字又加「食」旁，率多此類也〉。

阮咸

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「阮咸」。大歷中，愚之再從叔翁司徒汧公之鎮滑也，因與賓客會琴，話及斯樂，曰：往中宗朝，元賓客行中爲太常少卿。時有人于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，元曰：「此阮仲容所造。」乃命工人木爲之，音韻清朗，頗難爲名。權以仲容姓名呼焉。于今未蒙佳號，況阮云：「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？」其形象月，其聲合琴，目爲月琴宜矣。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。今人以爲李崖州在相日所號，非也。〈《晉書》稱阮咸善琵琶，此即是也。案，《後周書》云：「武帝彈琵琶，後梁宣帝起舞，謂武帝曰：『陛下既彈五絃，臣何敢不同百獸。』」則周武所彈，乃是今之五絃。明知前代凡此之類，總號琵琶爾。又案：《風俗通》云：「以手枇杷，謂之琵琶。自拔彈已後，唯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。」因依而言，則劉餗所云：「貞觀中，裴洛兒始棄撥用手以指琵琶」，是不知故事之言也。又因此而徵今之五絃之號，即出于後梁宣帝之語也。

而今阮氏琵琶，正以手指，反不得占琵琶之名，都失本義也。〉

琴甲

今彈琴，或削竹爲甲以助食指之聲者，亦因汧公也。嘗患代指而舊甲方墮，新甲未完，風景廓澄，授琴思泛，假甲於竹，聊爲權用。名德既崇，人爭倣效，好事者且曰「司徒甲」。夫琴韻在乎輕清，且竹於自然之甲厚薄剛柔殊矣，況棄真用假、捨清從濁乎。蓋靡知其由也。至如箜篌之與秦箏，若能去假還真，其聲宛美矣。〈案，中容《樂論》云：「絲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桓問孟嘉此義，嘉曰：以其漸近自然。」故知甲宜從真矣。〉

茶托子

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，以茶盃無襯，病其熨指，取碟子承之。既啜而盃傾，乃以蠟環碟子之央其盃遂定。即命匠以漆環代蠟，進於蜀相，蜀相奇之，爲製名而話于賓親，人人爲便，用于代。是後傳者更環其底，愈新其製，以至百狀焉。〈貞元初，青鄆油繪爲荷葉形以襯茶碟，別爲一家之碟。今人多云托子始此，非也。蜀相即今升平崔家，訊則知矣。〉

坼封刀子

起於郭汾陽書吏也。舊但用刀子小者。而汾陽雖大度廓落，然而有晉陶侃之性，動無廢物。每收其書皮之右所赍下者，以爲逐日須取文帖，餘悉卷貯。每歲終則散主守家吏。俾作一年之薄。所赍之處，多不端直，文帖且又繁積，胥吏不暇剪正，隨曲斜聯糊。一日所由赍刀忽折，不餘寸許，吏乃銛以應急。覺愈於全時，漸出新意，因削木如半環勢，加於折刀之上，使纔露鋒，槍其書而赍之。汾陽嘉其用心，曰：「真郭子儀部吏也。」〈言不廢折刃也〉每話于外，後因傳之，益妙其製。

書題簽

大僚題上紙簽，起於丞相李趙公也。元和中，趙公權傾天下，四方緘翰日滿閽者之袖。而潞帥郗士美時有珍獻，趙公喜而回章盈幅，曲敘殷勤，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遣之，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。時阿跋光進帥麟，覽盈幅手字，知誤畫，時飛還趙公。趙公因命書吏，凡有尺題各令簽記以送，故于今成風也。

門狀

文宗朝以前無之。自朱崖李相貴盛于武宗朝，且近代稀有生一品，百官無以希取其意，以爲舊刺輕〈刺則今之名紙〉，相扇留具銜候起居狀。而今又益競以善價紙，如出印之字，巧諂曲媚，猶有未臻之遺恨。井丹、禰正平生於今日，其亦如是乎？

藥忌

醫方云：牛膝忌牛肉。余好窮物性，嘗于冬日以牛肉裹牛膝，經旬肉藥俱不敗，因知始荆一作「創」此論，意者徒以名類然也。即思《本草》云：「烏茨令人臍下常痛。」斯堪絶倒。若爾，則王莽末南方餓甿掘食，何不《東觀書》載，其多患脖臍氣乎？牛膝之忌，當由痔疾，不宜食雉肉。痔，風也。偶然此肉發動腸風而病，名與烏茨同爾。

席帽

永貞之前，組藤爲蓋，曰「席帽」，取其輕也。後或以太薄，冬則不禦霜寒，夏則不障暑氣，乃細色罽代藤，曰「氈帽」，貴其厚也。非崇貴莫戴，而人亦未尚。元和十年六月，裴晉公之爲臺丞，自化理第早朝。時青鎮一帥拒命，朝廷方參議兵計，而晉公預焉。二帥俾捷步張晏等，偉刃伺便謀害。至里東門，導炬之下，霜刃欻飛。時晉公繫帽是賴，刃不即及，而帽折其簷。既脫禍，朝貴乃尚之。近者布素之士皆戴焉〈折簷帽尚在裴氏私帑中〉。大和末，又染繒而復代罽，曰「疊綃帽」，雖示其妙，與氈帽之庇懸矣。會昌已來，吳人炫巧，抑有結絲帽若網。其巧之淫者，織花鳥相廁焉〈近又染藤爲紫，復以輕相尚〉。

被袋

非古製，不知孰起也。比者遠游，行則用。大和九年，以十家之累者，邐迤竄謫，人人皆不自期，常虞蒼卒之遣。每出私第，咸備四時服用。舊以細革爲腰囊，置於殿乘。至是，服用既繁，乃以被易之，成俗于今。大中已來，吳人亦結絲爲之。或有餉遺，豪徒翫而不用也。

注子、偏提

元和初，酌酒猶用樽杓，所以丞相高公有「斟酌」之譽。雖數十人，一樽一杓，揖酒而散，了無遺滴。居無何，稍用注子，其形若罃而蓋、觜、柄皆具。大和九年後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，乃去柄安系，若茗瓶而小異，目之曰「偏提」。論者亦利其便，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，今見行用。

丞床

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，曰「折背樣」，言高不及背之半，倚必將仰、脊不遑縱，亦由中貴人刱意也。蓋防至尊賜坐，雖居私第，不敢傲逸其體，常習恭敬之儀。士人家不窮其意，往往取樣而製，不亦乖乎？〈繩床，當作「承」字，言輕齎，可隨人來去。〉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